

本忠和尚（西元1866 - 1936年）



師原籍福建南坪人，俗姓羅。生於清同治五年（1866），他24歲在鼓山湧泉寺徹悟和尚出家，翌年依妙蓮和尚受具足戒，承臨濟正宗法脈號道南、字本忠。師專修淨土，晝夜念佛不輟。1888年受妙蓮感召隨和尚南渡檳榔嶼，復又受委監院職協助妙蓮開山興建鶴山極樂寺。本師內督工程，外募四方，出了很大的力。1905年極樂寺妙蓮老和尚退居，師繼任為第二代住持，大倡念佛法門，並在1922年建觀音寺，作為極樂寺下院。本忠和尚示寂於農曆丙子年十月初八日辰時(1936)。

據極樂寺寺志中記載，他在檳城做過兩件事：一是在1912年，海內外的革命狂潮，廢寺興學聲勢洶洶，湖南寶慶發生攘奪寺產銷毀佛像事件，除湖南寶慶而外，連閩境的怡山鼓山兩大叢林，亦幾乎不保。本忠和尚乃與南來做短期宣化的虛雲長老，相偕去滬，約同八指頭陀寄禪和尚數人，入京請願，獲得成功。諸公留京創辦佛教總會，他就回閩組織福建全省佛教支部。不久又回檳城設立「南洋佛教會」作為「中國佛教會」在南洋的支部與總會遙相呼應，一場逐僧奪產的驚濤駭浪，得暫寧息。

二是本忠和尚住持極樂寺後，弘揚淨土諦理，並且創立「念佛蓮社」，弘揚淨土法門，度人無數，為南洋群島有念佛蓮社之始。1922年又在車水路建一觀音寺，並將其極樂寺所組織的念佛蓮社，遷於此寺，作為弘揚淨土宗的道場。



1920年代車水路觀音寺初建時

覺力禪師（西元1881 - 1933年）



覺力禪師俗姓林，名金獅，原籍福建省廈門鼓浪嶼，清光緒七年（1881年）歲次辛巳十二月初一日生。父名林月，母親黃氏閨名玉，覺力上有一姊，身為獨子，家中開設鹽場。他十六歲時，在學塾就讀，塾中有一同學因病逝世，使他感到人生病苦無常，而有出家的念頭。未幾，由學塾放學回家，他留一紙條囑父勿找，乃離家出走，獨自到了福州。他在福州街上走了一日，遇到一位和尚，覺力對和尚說他要出家，請和尚帶他到寺廟中。和尚問他：「真心要出家嗎？」答曰：「真心要出家。」和尚乃引他到鼓山湧泉禪寺，次日拜見萬善老人，依老人剃度出家，法名復願，外號覺力，別字圓通，為曹洞宗派「耀古復騰今」的復字輩。是年十一月十七日，得戒於湧泉寺的本忠和尚。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覺力二十一歲，開始親近戒師本忠和尚，研究戒律。光緒二十八年，鼓山方丈妙蓮老和尚退居，赴南洋弘化，為當地信眾挽留，在檳榔嶼興建極樂寺。光緒三十一年，妙老召本忠到南洋襄助（按，妙老是本忠的戒師），覺力就隨同本忠和尚到了檳城。本忠在極樂寺，內督工程，外募四方，襄助妙蓮老和尚建成了極樂寺。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妙蓮老和尚回閩南寧德，修建龜山寺，翌年示寂，本忠繼任檳城極樂寺住持。覺力在檳城住了數年，返回鼓山，於宣統元年（1909年）出外行腳參訪，繼而東渡日本，考察日本佛教情形；再由日本買輪到臺灣，駐錫觀音山凌雲寺。（創建凌雲寺的本圓和尚，光緒二十七年於鼓山湧泉寺受戒，住鼓山修道有年，返臺後創建凌雲寺，與覺力有同參之誼，故而覺力到凌雲寺駐錫。）

民國二十二年歲次癸酉的五月二十一日（1933年6月13日），於毗盧寺安詳捨報，世壽五十三歲，僧臘、戒臘各三十七夏。

資料參考：【覺力禪師年譜】禪慧法師撰

本圓法師（西元1883 - 1945年）

臺灣基隆人，俗姓沈。二十歲于鼓山湧泉寺受具足戒，投禮振光禪師為師。後遍游各地名山古剎，歷時十一年。1910年返台，於臺北縣五股鄉創建凌雲禪寺。1923年舉辦傳戒，福建省長薩鎮冰贈“果證菩提”匾額道賀。1925年代表臺灣佛教訪問日本佛教聯合會。1934年善慧和尚自靈泉寺住持退居，翌年他約了本圓法師，與新竹北埔金剛寺住持妙禪法師，一同出國參訪，同行的還有善慧的弟子德融等。他們一行人遍訪馬來亞檳榔嶼、緬甸、印度等地佛跡後返臺。



1945年，距離日本戰敗投降只剩一個多月，本圓法師舍報圓寂，未能看到臺灣光復。他示寂於乙酉歲六月初八日，世壽六十四歲，僧臘、戒臘各四十六夏。

善慧法師（西元1881 - 1945年）

臺灣基隆人，俗姓江。字常覺，別號露堂。幼值甲午戰亂之際，因感世事無常，十六歲即隨母皈依龍華教。光緒二十六年，福州鼓山湧泉寺妙善上人和善智和尚先後來到臺灣。一時之間，皈依者極眾，常覺皈依善智和尚後，朝夕親近，學習讀經參禪。光緒二十八年，在善智和尚的鼓勵下，內渡福州禮鼓山湧泉寺景峰老和尚為師，落髮披緇，賜法名善慧，與善智成了師兄弟。繼而依妙蓮老和尚受具足戒，並嗣法於志泉老和尚並繼承曹洞宗法脈。

圓戒之後回到臺灣，在基隆協助善智和尚弘化。1905年，與善智著手創建靈泉寺于基隆月眉山。嗣後，任該寺住持，致力於創辦佛教中學林（泰北中學之前身），並招選青年僧伽赴日留學。

在民國初年的臺灣佛教中，善慧法師具有領袖群倫的地位。在日據時代，臺灣佛教界有所謂“三山三傑僧”，那就是臺北觀音山本圓和尚，大湖觀音山覺力禪師，基隆月眉山善慧和尚。三位都是日據時代，代表中國佛教的高僧。三人之中，則以善慧法師居先。在日據時代，他與覺力和尚一樣，是日本曹洞宗的僧籍，但他們在修持方面，還是保持中國佛教的傳統。

一九三四年，善慧法師自靈泉寺住持退居，由同門師弟德馨和尚繼任第二代住持，他自己則內渡祖國，雲遊各地名山大剎。繼而與淩雲寺的本圓和尚，結伴南遊參訪南洋各國。到達檳榔嶼時，檳城極樂寺住持本忠和尚，也是鼓山妙蓮老和尚的戒子，禮請善慧擔任極樂寺監院職，善慧請不可卻，乃晉山接事。一九三五至三七年這段時間內，他往返于新馬各寺院間。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侵華戰爭開始，善慧回到上海，擔任了上海佛教會會長，周旋在中日人士之間。十月，上海圓明講堂圓瑛法師，以支持重慶國民政府的罪名，為日寇憲兵隊逮捕，解往南京，羈押兼旬。在營救過程中，善慧法師也出了極大的力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國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善慧法師即返回臺灣，奔走各方聯絡，擬籌備組織臺灣佛教會，不意月餘之後，臥病于臺北士林啟明堂。民國三十四年（1945）十二月示寂，世壽六十五，僧臘四十二。有心經直解一書傳世。

資料參考：<http://www.hudong.com/善慧法師>



善慧法師



善慶法師
(西元？ - 1920年)

善慶法師在光緒甲辰年秋(1904)，修建觀音閣於雪蘭莪新古毛地區，留單接眾，是為雪州最古之寺院。新古毛以前稱老古毛，在18世紀末就以盛產錫聞名。當時善慶從福建鼓山南來協助妙蓮老和尚籌建檳榔嶼鶴山極樂寺，因寺務與法務需要；時常往返於檳隆兩地募款，老古毛是必經歇腳地。

在因緣促成下，善慶法師立志在此覓地建寺，作為極樂寺之別院。1904年有護法信女，葉門李氏，請住本閣，遇此因緣，適投本願遂承接住持。後欲擴充規模，於是一面化緣一面動土興建，主殿奉祀觀音，並命名為嶽山觀音閣。1908年虛雲老和尚也曾偕隨善慶和尚到過觀音閣。1921年善慶圓寂後，由福州普輝和尚繼任監院。1927年古毛地區發生大水災，寺因地勢高未被波及，而成了村民們的救護所。

日軍南侵時，山河變色，觀音閣又成了村民逃避屠殺的避難所。戰後，因政治動盪，英殖民地政府發佈全國緊急法令。唯恐當地居民接濟馬共份子，又將古寺地區宣佈為禁區；另闢華人新村，強遷居民到新地點落戶(即今天的新古毛鎮一帶)。村民唯有在新村建一間新觀音閣，將觀音古寺聖像物品都搬遷過去。這座古寺就此荒蕪，風雨淋漓，坍塌破壞，樑柱湮沒，野草蔓生。逐漸的變成了一片廢墟，也因此被村民遺忘了。

一直到了1980年代，古寺被村民重新發現。發心成立重建委員會，後來從廢棄碑文中得悉古寺過去乃屬極樂寺的別院；寺院住持監院需以極樂寺法脈僧侶繼承。于是當時管理委員會代表到極樂寺接洽。

1992年7月10日，管理委員會召開了新古毛埠眾座談會，在會上獲的鄉親們一致同意，將這間古寺交回給極樂寺共同發展。

1994年極樂寺方丈達能和尚，晉山繼任觀音閣第二任方丈，並將觀音閣更名為觀音古寺。同時，委任常恩法師為監院延續重修古寺的工作。

資料整理：編者

編註：善慶原籍閩南建甌人俗姓官。法號海泉、派名復月。1890年於鼓山依禪德和尚出家，次年受具戒於妙蓮和尚座下。在1900年前後南來協助妙蓮創建極樂寺並任監院職。善慶和尚，曾經有過一番雄心，把暹羅王1907年送給虛雲老和尚位於Trang董裡（泰南）的三百頃荒地，闢為農場種植橡膠，復集股金30萬餘元，組織一個「佛教公司」，躬自督墾，預擬得利生產，辦理佛教學校、醫院、育嬰堂等各種慈善事業；不意勞苦數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突起，世局驟變，大計頓然破滅，反虧蝕資本數十萬元。1920年農曆正月初四日善慶示寂於極樂寺，世壽60歲，靈骨安置於寺中海會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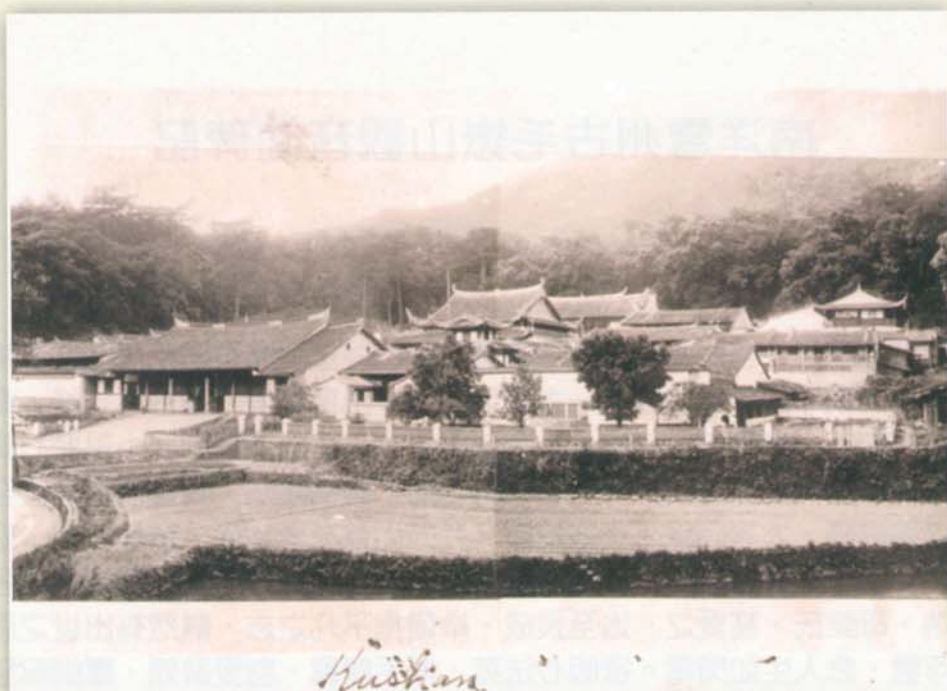
1900s極樂寺大雄寶殿前平台

南洋雪州古毛嶽山觀音閣碑記

竊以世尊三祇煉行，百劫修因，福慧雙圓，智悲並運。時至機熟，則兜率降神，感應道交，於毗耶誕跡，無非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迨白馬逾城，青山斷發，六年修苦行，餐麥飯以充饑，半夜睹明星，坐菩提而成道。由是悲心莫置，華嚴演一乘之音；大教難投，方便曆三時之漸。應機說法，為實施權。直至法華開演，等賜醍醐，大事因緣，于茲始畢。我鼓山善慶老和尚，慧根夙植，宏誓在懷，乘大願輪，披精進鎧，不負靈山之囑，示生末法之秋。籍閩建寧官姓名家，父諱先瑞，母葉氏，甚愛之。迨至長成，卓爾抱不凡之志，飄然有出世之思，視富貴若浮雲，念人生如閃電。欲皈心法苑，揮手塵囂，割愛辭親，稟師祝發。逕至鼓山湧泉禪寺，鶴峰老人，一見器之，乃為拔剃，字曰善慶，派名常月。稟尸羅于妙蓮律師，得心印于古月宗師，法派複月，得法後，至檳城輔妙老人興建鶴山極樂禪寺，曆十數寒暑，不憚艱辛。癸卯年，請回鼓山宏傳大戒，座下徒眾千有餘指。甲辰春，有護法信女，葉門李氏，請住本閣。善公天性慈良，孝心純篤，雖舍俗出家，而于父母養育之恩，縈縈在念。屢思將俗資構一小院，奉祀師親香火，用報深恩。遇此因緣，適投本願，遂承接住持。後欲擴充規模，乃自傾囊鉢，添建廂房，創興後殿，經營四載，厥功告成。遠近聞風，口碑載道。建法幢於遐城，航寶筏於迷津。究亦乘願利生，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也。丁未秋，瑛自明州天童寺遠涉重溟，敦請舍利玉佛，回國供奉。道過檳城，棲錫極樂禪寺，公與說顛末，囑為小序，欲泐諸石。自思天資譴陋，賦性庸愚，徒有虛名，毫無實學，而公平生之事業巍巍，豈片言所能道哉？但既承嘉命，免竭枯禪，聊撫俚詞，略述事功于萬一雲爾。

資料來源：【圓瑛大師文集 - 雜記】

編註：依這篇圓瑛法師撰寫的碑記中，不但看到善慶和尚生平事跡，同時也追溯到新古毛嶽山觀音閣最初的建寺緣起。



1920年代福建鼓山湧泉禪寺



虛雲老和尚
(西元1840 - 1959年)

編註：湖南湘鄉人，俗姓蕭。剃度法號演徹，字德清，嗣法法名古巖。為民國以來，傳法曹洞，兼嗣臨濟，中興雲門，匡扶法眼，延續淪仰，以一身而繫五宗法脈之禪宗大德。19歲時，於福建鼓山湧泉寺依常開老人出家，次年依妙蓮和尚受具足戒。光緒年間（1905-1916年）66歲時，期間前後三次遊化馬來亞各地，期間度眾無數。

題檳榔嶼極樂寺妙蓮師翁手建

琳瑯極樂新成寺。傑閣層樓碧映紅。簷蔔花開香霧裏。菩提樹在白雲中。
說來有法原無法。參透非空卻是空。最愛僧房間坐處。一窗明月半簾風。

【錄自虛雲和尚法彙】

虛雲老和尚與馬來西亞的因緣

本文摘錄自素聞法師《虛雲老和尚南行紀略》

禪宗法系的一脈相承

馬來西亞北部的檳城州阿依淡區鶴山極樂寺，乃福建福州鼓山湧泉寺的下院，由妙蓮老和尚開山創建。妙老於光緒十一年（1885）雲遊至檳城，受邀出任市內之廣福宮住持，感于鬧市不宜禪修，乃另擇山區幽靜之處，選址鶴山建寺，點滴經營，於光緒十七年（1891）完成，全寺依山形佈局，有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藏經樓、齋堂、客堂、方丈樓、鐘鼓樓、祖堂等建築，是為馬國最早、最大之漢傳佛教叢林。光緒三十年（1904）妙老返回北京，得光緒帝御賜《龍藏》、紫袈裟及「欽命方丈」、「奉旨回山」等鑾駕，並亦蒙光緒帝禦書「大雄寶殿」及慈禧太后禦書「海天佛地」之匾額，今尚存奉於寺內。

馬來西亞中部的雪蘭峨州新古毛區嶽山觀音閣（今改稱觀音古寺），則又屬極樂寺下院，由善慶老和尚創建於光緒三十年（1904），留單接眾，是為雪蘭峨州內最古之寺院。後因承繼乏人，以致湮沒無聞達數十載之久，至近年才逐步行維修擴建，梵宇重光。

鼓山湧泉寺、鶴山極樂寺、嶽山觀音寺，同屬曹洞宗壽昌法派一系的傳法叢林。虛老披剃、受戒、嗣法皆於鼓山，其剃度派名「演徹」，屬臨濟宗「常演寬宏」之「演」字輩；其嗣法法名「古岩」，為曹洞宗第四十七世之傳，乃「耀古複騰今」之「古」字輩。依洞宗法派，妙蓮老和尚（法名「地華」）是其師公（師翁）；依剃派，善慶老和尚（度名「常月」）是其師叔。既有此傳承淵源，因緣一旦成熟，順理成章，虛老自然會有南遊之行。

據《年譜》，光緒三十一年乙巳（1905）六十六歲：

『余（自雲南）往南洋宏化，……到（緬甸）仰光，高（萬邦）居士全家及龍華寺監院性源等到接。寓高家，備極優待，曰：「妙（蓮）老和尚常念師苦行，幾十年未知消息，今聞師來甚喜。近有訊來，欲回唐山（即指大陸），修寧德龜山雲。」連日陪游大金塔，參觀各聖境畢，告辭，恐老人急於回國也。高居士送上船，並電檳榔嶼（即檳城Pinang）極樂寺接船。船到埠，因船中有病疫死者，懸旗「打限」（馬來語：Tahan，禁止之意），即要船上人在遠處山上受檢驗也。千餘人上山，上無遮蓋，一任日曬夜雨，每日發米一小碗、蘿蔔二，自煮食。醫生來每日看二次，七日人去一半，十日人都去盡，獨留予一人。心焦急，病日加重，益形淒苦，漸不能進食。至十八日，醫來，令移一淨屋，無人居，心喜之。

有一老人巡視，問之，為泉州人。伊歎曰：「此房是病人將死者乃令住之，以為剖腹之備。」予說明往極樂寺。老人動念曰：「我取藥與你吃。」煎來神曲茶一碗，吃了兩天，略好。老人告予曰：「醫生來，聽我在外面咳聲，你即起，振作精神。拿藥與你，你不要吃。」醫生來，果如言，但以藥開水，迫令食，無奈強食之。醫去，老人來問藥事，予曰：「已吃矣。」老人驚曰：「難活了，明天即來生？我給點藥你吃，望佛祖佑你。」次早老人來看，我坐地上，睜眼不見人。老人抱予起，滿地是血。老人又拿藥來吃下，急為予換衣洗淨地，歎曰：「別人吃了昨天的藥水，不等斷氣就開刀了，你不該死，佛有靈也。九點鐘，醫生來，我作咳聲，你裝神氣些。」時至醫來，見我指一指，笑笑而去。問老人，曰：「他笑你不該死耳。」予告以高居士送我些錢，請你幫忙送點錢給醫生，放我出去。即取四十元給老人，二十元以謝照顧之意。老人曰：「我不要你的錢，今天醫生是紅毛人（即洋人），不可以說，明日是吉冷人（即印度人），可以講。」是晚，老人來說：「已與番人講好，送二十四元，明天可以放行。」聽之心安，謝老人。次早醫來，看畢，喚船過海。老人扶予上船，雇小車送到（檳城）廣福宮。客堂見形容怪狀，坐二句鐘，無人過問，不禁悲感交集。喜不死於異域人之手，而悲知客僧之不知職責也。最後一老者出，即覺空首座，予稱「弟子某甲頂禮」，拜下已不能起。老者扶起坐，曰：「高居士已來電二十多日，不知消息，老和尚與大眾都急，你怎麼弄成這樣？」此時老少聚滿一堂，百般現成，一室生春矣。噫！未幾，妙老和尚趕至，曰：「天天望你消息，怕你遭險，我欲回閩修龜山，聽說你來，故在此候。」予曰：「弟子罪過。」敘述一番經歷，老人及大眾驚喜，合掌念佛。同回極樂寺，老人令服藥，予曰：「既已到家，妄念頓歇，將息數日，便好了。」後老人見予每靜坐數日，誡曰：「南洋天氣炎熱，與內地不同，久坐恐戕色身。」予不覺也。老人曰：「你在此講一部《法華經》結結緣，我即回國。你俟經畢，勿先回滇，來鼓山一轉，我有事與汝說也。」送老人上船後，開講，歸依者數百人。

麻六甲（Melaka）埠諸護法，請到青雲亭講《藥師經》。旋到吉隆坡（Kuala Lumpur），葉佛佑、黃雲帆居士等，請至靈山寺講《楞伽經》。在各埠講經畢，前後歸依者萬餘人。冬，滇省全體僧眾來電，謂政府提寺產，寄禪（即八指頭陀）等有電來約，請速回，共圖挽救雲。以歲暮在即，留吉隆坡過年。」（《年譜》四〇至四二頁）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六十七歲：

『春，回國，船經臺灣。』（《年譜》四三頁）另，《法匯》「詩歌」部份，載有〈題檳榔嶼極樂寺〔妙蓮師翁手建〕〉七律一首（三九七頁）、〈在吉隆坡靈山寺楊少洪來訪不遇〉七絕二首（三八三頁），應皆作於此時，可資參考。

這是虛老第一次光臨馬來西亞的記錄，1905年由雲南經緬甸南來，未抵檳城，即染疫疾，險遭厄難。病癒，即由北至南宏法，計于檳榔嶼極樂寺講《法華經》、麻六甲青雲亭講《藥師經》、吉隆坡靈山寺講《楞伽經》，前後歸依者萬餘人。在吉隆坡過年後，即於次年春天，乘船由海路回國。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1907）六十八歲：

『妙蓮老和尚于正月在龜山圓寂。……其靈骨以一半入塔，一半運南洋極樂寺供養。……當奉迎藏經與妙老人骨灰（由廈門乘船）南行至檳榔嶼時，觀音亭及大眾迎者數千人。當誦經畢，念變食真言時，又忽起旋風，將萬花吹散，靈龕頂湧白光，直透二裡外之塔頂。此二事予親手所作、耳所聞、目所見者也。佛雲：「密行難思議」，論老人平生修持事，予所未知，亦未主行於禪淨，惟以修建寺院、接眾結緣為務。末後因緣，有斯奇特。予自從披剃後，流蕩四方，久未侍奉，且數十年不通音訊，有負師恩。然最後因緣，為其料理龕塔，分光舍利。憶其屢囑諸事，又似有前知者，難以愚測。略敘事實，俟證將來。』

另，《法匯》「文記」部份，載有〈傳洞宗四十五世妙蓮老和尚塔銘〉（三一〇頁）、〈南洋檳榔嶼極樂寺祭妙蓮老和尚塔〉（三一—頁），可資參考。

『乘船到丹那（今緬甸東部之丹老），觀音亭請講《心經》後，轉船赴暹羅（今泰國）。……予住（曼谷）龍泉寺，講《地藏經》。期內，英領事到寺相看，付三千元現款而去。他去後，予以回滇建藏經殿，需款甚巨，非數萬金不可，而此行所獲無多。于講《地藏經》畢，數日後即續講《普門品》，聽者數百眾。……

病癒續講《起信論》。將畢，檳榔嶼極樂寺派善欽、寶月二師來接，蒙暹羅宮內及諸王大臣、護法居士男女善信，都來送行贈資，得款甚巨。以予誦經事，暹王送洞裡（即董裡Trang，位於泰南）地三百頃，予送與極樂寺交善慶和尚，在此設樹膠廠。予與欽、月二師，同在廠過年。』（《年譜》四五至四八頁）

這是虛老第二次光臨馬來西亞的記錄，1907年由廈門經海路而來，直抵檳城，于極樂寺奉安妙蓮老和尚舍利後，即赴泰國宏法，並在泰南過年。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六十九歲：

『春，予在洞裡膠廠，偕善慶和尚到雪蘭峨（Selangor）觀音閣，此道場系慶老自建者。旋至怡保（Ipoh）、大小霹靂（Perak）各處參觀，後轉往極樂寺，講《起信論》、《行願品》。所經各埠，信心歸依者甚眾，都在忙鬧酬應中過日。在極樂寺講經畢，即閉方便關，暫停講，及不會客。在寺過年。』（《年譜》四八頁）

宣統元年己酉（1909）七十歲：

『予由檳榔嶼運經起行，抵仰光。高萬邦居士到接，留住高家月餘，親自送至瓦城（即曼德勒Mandalay）。高居士在仰光請一尊玉臥佛，擬送祝聖寺供養。船到新街（即實皆，位於緬甸中部伊洛瓦底江上游），住觀音亭，雇馱馬到雞足山，以物件太多，分盛三百餘馱，獨有玉佛太重，馬不能任，雇不出人，暫奉於觀音亭。至後數年，乃請回山。』（《年譜》四八至四九頁）

《法匯》「詩歌」部份，載有〈題雪蘭峨絕頂湧泉〉七絕一首（三八九頁）。另，筆者曾見一份《虛老詩稿》抄本，竟有四份之一的詩偈，不知何故，並未收入《法匯》「詩歌」之內，其中即有〈贈善慶和尚辟南洋雪岬岳（蘭峨）觀音閣、山質似眾星拱月、泉湧山頂〉五律一首、〈於外洋講經竟日客情纏繞〉七絕一首（此二首已附本文後），應皆作於此時，亦可資參考。

這是虛老第三次光臨馬來西亞的記錄，1908年由泰南而來，直抵雪蘭峨觀音閣，經怡保、大小霹靂，北返檳城，于極樂寺講《起信論》、《行願品》，並閉方便關。所經各埠，信心歸依者甚眾。在寺過年，次年仍經緬甸回雲南。此為最後一次南行，緣止於斯矣。

七年之後，民國五年丙辰（1916）七十七歲：

『高萬邦居士所送玉佛，已閱數年，予擬迎回。乃再往南洋，聞夷方多信佛教者，乃親到掌達、蠻綿、窩散、臘散諸夷地（應為緬甸境內各埠）觀風。再到仰光拜大金塔，訪高居士。在龍華寺講經畢，附船往星加坡。船到新街，洋官示曰：「吾友中國大總統立帝制，捉拿匪類，諸凡僑民，過此驗明，乃得放行。」將數百乘客，押到捕房訊後，只剩我等六僧，說是革命黨，盡皆扣留，反縛拳打，曬太陽，不准動，動即打。不與飲食，不准大小解。從早六時，至晚八時。乃有歸依弟子洪盛祥、董老闆等聞知，到捕房保釋，每人五千元，蓋手印釋出。後接往盛祥商號，留住過年，並助料理運玉佛事。』（《年譜》六六頁）

民國六年丁巳（1917）七十八歲：『春，由（新街）觀音亭起運玉佛（回雲南）。』（《年譜》六七頁）

這一次1916年的南行受阻，險遭不測，以致未能前赴星加坡。次年春天，即由緬甸起運玉佛回雲南。因此，緣起不具，三次南行，始終未臨星洲。

之後，虛老與馬來西亞佛子的結緣，除少數人得以前往中國親炙之外，大多是通過書信。於《法匯》「書問」部份，即載有〈致馬來亞麻坡劉寬正居士函〉三則、〈致南洋麻坡劉寬簪居士函〉二則（二〇五至二〇八頁）。婆心開示，當然不只此數，可惜皆已散佚無存，唯此滄海遺珠而已。

編按：本文乃摘錄文章，原作者所依據資料如有失誤。編者不作任何修正。

圓瑛法師（西元1878 - 1953年）

法師誕生靈異，弱冠出家，禪、淨兼通，行、解相應。諸山卓錫，勝地傳經，集緇素於一堂，宏佛法以濟世。翰墨精通，詩、文優美，尤其餘事耳！似此道德文章種種，已于六十壽辰時，由孫明法居士，刊傳《事略》中見之矣。轉瞬十有四年，辛卯五月，欣逢法師七十壽辰，乃節采前刊，增編近事，不尚虛文，但求紀實，有類年譜，俾貢世人獲悉師之宏願，及其為教盡瘁之苦衷，以勵來者。惟師仍謙遜未遑，而門徒實有不能已於言者，茲者七十有四，時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刊行於世，謹續前篇，筆之于左：



法師福建古田縣人，俗姓吳，父諱元雲，母闕氏，禱觀音大士，夢抱子至，既覺而法師生。五齡椿萱失蔭，稍長業儒，聰穎絕倫，有神童之稱。年十八，頓悟人生如幻，便欲出家，為叔父所阻。十九歲大病癒後，發願出家，即投福州鼓山，禮興化梅峰寺增西上人為師，法名弘悟，字圓瑛，韜光則別號也。翌年依鼓山湧泉寺妙蓮和尚授具足戒。二十一歲至常州天寧寺，依冶開和尚參究禪宗，經四寒暑。是年禪七，帶病參禪，至二七第二日，定境現前，身心廓然！即說偈曰：狂心歇處幻身融，內外根塵色即空；洞徹靈明無掛礙，千差萬別一時通。廿五歲，參寧波天童寺寄禪和尚，別號八指頭陀者，從習禪定，一心參究。

廿八歲冬，定中前境複現，身心俱空，自是慧業增明，定功益力，乃取前習楞嚴經讀之，凡向之未通者，無不明晰。複從通智、諦閑、祖印、慧明、道階諸法師，修習教觀，宗說兼通，辯才無礙，已使海內，共仰宗風矣！前清宣統元年，法師重興鄞縣接待寺，寺為歷朝古剎。從新拆建，並創辦佛教講習所。辛亥光復，佛門多故，遂同寄禪和尚，入都請願，組織中華佛教總會，以挽頹風，時被選為參議長。是夏，買舟渡老虹橋，適退潮覆舟，溺水幾殆；得慶再生，殆天遣作道揆焉。

六年(1917)，任寧波佛教會會長，並創立僧民學校二所。

七年(1918)，創辦寧波佛教孤兒院，教、養兼施，工、讀並重，各省聞風，相率仿效，此慈善事業，實佛徒應行舉辦，方合慈悲為本之宗旨。

九年(1920)春，赴北平。演講《楞嚴》《法華》兩經，法緣甚盛。時北五省旱災，師發起佛教籌賑會，勸募鉅款，賑救災黎。是年秋，在寧波七塔寺講楞嚴經。

十一年(1922)，赴南洋群島，新加坡、檳榔嶼講經，感化者眾。遂倡設檳城佛教研究社。

十二年(1923)，游化臺灣時，曾在基隆靈泉寺，台中慎齋堂，台南開元寺，新竹州金剛寺等處，宣揚佛化，法雨頻施，三根普被。時新竹州有一小塘，名湖埤者，水淺而小，然年必淹斃數命，視為慘事，地方紳耆恭請法師親為超度，師因與約，全州人士，應持齋禁屠以示誠敬，果能允諾，自當任之。紳雲：當商之官廳，師在台南講經時，得來函一一照辦，請擇日超薦，遂即覆函，屆時首途，到州時往迎法駕之車夫，呼曰菩薩至矣！請登車。師訝以詢？車夫雲：前夜湖埤，有數鬼魂，各向其各家屬們相告，謂菩薩將來超度，故知之。迨師抵湖埤，群呼菩薩，歡喜若狂！超薦既畢，複返台南講經，越七日，州中來函致謝曰：湖埤水為之涸，死者得蒙超拔，生者亦不至枉死，從此安全，真奇跡也。是秋，由台南回至泉州，同轉道和尚，轉物當家，三人發願，重興開元寺。

十三年(1924)，重新建築大開元寺，並創辦開元慈兒院，陸續收養孤兒，二百餘名，至十四年(1925)春成立。十四年夏，在廈門南普陀寺，講《楞嚴經》。

十五年(1926)，重渡南洋，籌募慈兒院基金，所得之款，于麻六甲，組織基金董事會，保管本息，以垂永久。時該坡有一河，每年溺死數十人，聞法師在台超度之驗，欲請超度，師亦以全坡素食為約，歡迎到埤，道場將開，適有一大蛇，關閉籠中，將供宴客之用，法師勸令放生，並為其說法，當揚旛時，解籠釋放，而蛇騰身數丈，一躍入河，去而複還，翹首向師稱謝，如是者三，觀者無不驚異！即時啟建道場，寶幡初樹，天雨欲來，師因默禱觀音大士，須俟法事畢，再行下雨，以啟地方人士之信心。後果如默禱，法事既畢，同壇抽衣，時大雨滂沱而至。法會七日，應驗之事非一；有賣水果者，詣壇參觀，心不敬信，出言褻瀆，遂發神經病。既歸，其家人即至法師處，報告所得之病，求為醫治。法師即授以懺悔之法，其病遂愈，因此敬信倍至。

有一傭婦，身衣不淨，欲入壇中，才至門首，忽然倒地，口吐白沫，請師救援。師至，見其人事不省，遂取水誦咒數遍，將水含一口，噴其面上即醒。少頃問其故？答曰：見一黑面人甚大，一手執戟，一手攔阻，不許進壇，因是驚倒。法會期中，有困于生計，欲投河自盡者，自橋上一躍而下，覺似水中有二人，扶至水面，此人原要尋死，複入水底，依然仍被扶上，如是者再，方始呼救，橋上行人，為其救援，送至醫院，遂將其事語人。眾曰：水鬼發心護法。故不要人矣。

凡欲進壇者，必須茹素更衣。時有一中學校長，信心不具，即對全體學生宣言：謂我吃魚，吃畢往壇，且看是否能倒？此等迷信之事，費用許多金錢，汝等不可置信，遂大酌。忽有魚骨，梗喉不出，乃致身死。法會圓滿，是日送聖，適校長出喪，道路傳說，此即不信之果報，證信因果之說為不誣也。

十六年(1927)，以浙省鄞、奉二區，寺產將有沒收之舉，法師挺身衛教，奔走呼號，幸得保存。

十七年(1928)夏，首都全國教育會議，議決全國寺院，改作學校，所有寺產，盡充教育基金。法師因發起組織江浙佛教聯合會，被選為主席，入都請願，卒獲成功。佛教寺產，賴以保全。並於各埠，創辦佛教慈幼院，佛教醫院，佛教工廠，分擔社會責任；又于各叢林，創辦佛學院，農林場等，養成自食能力；旋返福州講經。是秋經紳士公舉，住持大雪峰崇聖禪寺；復接收城中法海寺，為雪峰下院，荒涼舊敗，經一年經營，百廢俱舉。

十六(1927)年，被選為寧波江東七塔報恩寺住持。是夏中國佛教會成立，被選為主席。入都力請廢止不平等之管理寺廟條例，經交立法院修正，為監督寺廟條例保全佛教產權。

十八年(1929)秋，應杭州佛教會之請，於菩提寺講經，法喜充滿！冬復應揚州願生寺講經。

十九年(1930)春，浙東寧波天童宏法禪寺，改選住持，法師當選。此寺為六朝古剎，禪宗祖庭，住眾三千餘指，冬參夏講，定為常規。是夏五月進院，當即對眾宣誓曰：為法為人，盡心盡力。具有十二不（不貪名、不圖利、不營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強、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責、不徇情、不背理。）可謂言表行坊，嚴於律已矣！隨即開講《楞嚴經》，四方學者雲集。每年冬季，傳授三壇大戒，丕振宗風，續佛慧命，大眾心悅。

二十年(1931)，復被選為全國佛教會主席。是年中央大學教職員，在京組織廟產興學促進會，意圖沒收全國寺產。法師挺身衛教，力辟其說，以民國約法所載，人民一律平等，無宗教階級之區分，以人民有信仰之自由，有保有財產之自由等，種種根據，風潮遂息。是秋洪水為災，遍十六省，法師奔走籌募。普惠災黎。東三省淪陷、法師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並電蒙藏院，一致擁護中央，曾撰一聯雲：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恒作感時詩。是年秋後，住持福州瑞峰林陽寺，並往興化莆田梅峰寺講經。

廿一年(1932)夏，就佛教會執委之職。是秋入都，向中央黨部，直接請求，發給人民團體組織證，旋獲第一號許可證書，以保全佛教。而全國佛教徒，開選舉大會，依法改選，法師復被選為主席。是冬天童火災，殿堂樓舍被毀者九處，計五十餘間。兩序大眾，悲痛萬分，僉謂此等工程，非二十年，不能恢復。法師親出募捐，僅未三年，全部重新，較前更見莊嚴，並增築新樓二十八間，添設穀倉十餘間，加築高牆，以防火患。

廿二年(1933)夏，中國佛教會，第五屆選舉大會，有嫉妒者，捏辭誣謗，法師寧靜以處，終於無損光明，因復繼任主席。秋應青浦佛教徒之請，廣弘法化，冬赴余姚，講演佛學。

廿三年(1934)夏，中國佛教會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法師仍任主席。是秋在南京，講《仁王護國般若經》，著有講義，有國府林主席撰序，並為題簽。是歲福建古田縣，吉祥寺之吉祥塔，受炸彈震動，塔石崩裂，法師發願重修，乃勸南潯顧蓮成居士，及德配邢夫人，捐資獨修，發現塔頂，有一石碑，文曰：宋浙江吳興南潯顧重修等字。足證前後千余載，遙遙相對。旋感塔放白光，眾所共睹。冬復宏化寧波余姚。

廿四年(1935)二月，往汕頭潮陽揭陽等處講經，聽眾踴躍，皈依者千餘人。六月赴廈門，妙釋寺講《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聽眾尤多。並於鼓浪嶼、日光岩講經。是年在滬，手創圓明講堂，秋間落成。

廿五年(1936)春，赴長沙講經。臨別時四眾數百人相送，依依不捨。至武漢三鎮，復懇留講演，皈依座下者，指不勝屈。而天童方丈，適六年任滿，堅辭法席，舉大悲和尚為主席。秋冬間，各省叢林，爭迎法師為住持者，計有六處，法師悉皆辭謝。惟福州鼓山湧泉禪寺，乃閩中首刹，桑梓攸關，義不容辭，遂于臘月回閩。

廿六年(1937)正月初二日，接理鼓山湧泉禪寺住持。四月重渡武漢三鎮，宏法利生。五月逢師六十壽辰，兩序大眾，為開千佛大戒，五十三日。六月游廬山牯嶺，于居士林講經一月。仍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兼全國災區救護團團長。召集蘇滬佛界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俾戰時之用，經訓練月餘，而八一三滬戰發生。遂用卡車，運載災區難民暨傷兵，送至上海各收容所，及佛教醫院，往來通衢，眾目共睹，鹹稱僧界，最為勇敢。冒險奔走，約兩月餘。蒙佛加被，始終僅死一僧。上海淪陷後，隨軍由滬沿途至南京，達漢口，繼續從事救護。當抗戰時，以各處收容所，經費無著；十月間，師自往南洋馬來亞半島，募集醫藥費，以資接濟。蓋無經費，直同虛設。法師即偕徒明暘先赴新加坡總商會，請求組織，接濟各處收容所。並匯款組織漢口第二僧侶救護隊。次到吉隆坡，檳榔嶼總商會，組織一如新加坡，並函寧波佛教會，組織第三僧侶救護隊，均獲如願，不幸滬漢甬。相繼淪陷，而漢口救護隊，祇得隨軍至河南。



1937年圓瑛法師攝於新加坡居士林歡迎會

廿七年(1938)春，師更承南洋檳榔嶼極樂寺之請，住持法席。寺為鼓山之下院，於南洋頗著聲望，允稱大叢林。師住持後，百廢俱舉，煞費苦心，及今寺院，日趨莊嚴，皆出自師賜也。夏間法師回國，視察各收容所，及佛教醫院，成績均佳，重赴南洋報告，繼續募款救濟。

廿八年(1939)秋，再回國到滬，當時即有某甲，暗思陷害，指使某乙，密報日本南京憲兵司令部，謂法師乃抗日分子，曾在南洋募款接濟。至九月一日，圓明蓮池會成立，法師在堂禮佛，忽有日方汽車四輛，載憲兵多人，如臨大敵，法師及明暘師，遂同時被逮。是時秋風正緊，衣服單薄，法師乃默禱觀音大士，放自然氣，充滿師徒二人，以免饑寒。次日拘送南京，越一宿，竟然不饑不寒。菩薩于饑寒，既能加被，而於身命不至危險，旋即拘禁于南京日本憲兵司令部。師復念地獄天宮，皆為淨土，隨處可建道場，因一心念佛，恬靜若平時。審問時，先問明暘師，種種恐嚇。後乃審訊法師，面目猙獰，幾瀕於危，法師從容陳辯，率為折服，且漸加優待，立拘某乙治以反造之罪，逮捕嚴訊，拷打終日，可見報應之速。後憲兵團長勸誘法師，與之合作，師以老病卻之。農曆九月廿八日，釋放返滬。始復自由，仍住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事著述。乃某甲以奸謀不遂，反向重慶誣報，謂法師受偽政府，南洋宣撫使之命，已搭輪出國，幸當局明察其情，未予置信，終得大白。

廿九年(1940)，法師仍在講堂，著有《勸修念佛法門》，《發菩提心文講義》，《彌陀經要解講義》，《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楞嚴綱要》等書。法師不特精通性、相，兼善詩文，書法亦妙，佳編墨寶，遍佈寰宇。六旬以前，已著有《大乘起信論講義》，《彌陀經講義》，《法華弘傳序講義》，《普門品講義》，《心經講義》，《一吼堂詩集》，更有《仁王護國般若經講義》等。曾由上海佛學書局，及圓明法施會，出版流通，命名為圓瑛法匯。

卅年(1941)夏，天津居士林，派代表來滬，約請赴天津講經，法師以著書辭，不克前往。

卅一年(1942)，該林復請弘法，法師以情殷不可卻，遂于夏間首途，並應北平佛教徒之請，在廣濟寺講經兩閱月。

卅二年(1943)春，應無錫南京講經，秋應天津、北平、保定等處之請，前往講經。

卅三年(1944)夏，應無錫、蘇州，秋冬應南京講經，臘月返滬。此三年中間，信仰皈依者，不可勝數。

卅四年(1945)春，法師因鑒說法人才缺乏，遂考取青年優秀僧伽卅二人，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於四月初八日，佛誕日成立，法師自任院長，每日講經，複兼編著楞嚴講義，已成十六卷，恒至夜分，歷久忘倦。

三十五年(1946)二月初四日，法師升座講演，約一小時，忽覺舌強，辭不達意，頗自駭異！反覆再講，愈覺不支。明暘師趨至座旁，扶到寢室，已不省人事。急延醫診治，知是中風險症，治療經一星期後，神識始清，而半身感不遂。全院學生，及信徒等，發願減壽，以延師壽，即各地道友信徒，亦為祈禱，越二月，手足方能動轉，此後漸漸恢復；雖曰醫藥生效，究亦師之道力，以及各方祈禱之力也。是秋恭請應慈老法師，講《華嚴要解》，並請覺澄法師講《圓覺經》。

三十六年(1947)春，師為教心切，復欲升座講經，眾弟子以法師病體未健，力勸再事休息，遂請守培老法師，講《大乘起信論》。又請靜權老法師講《地藏經》。

是年農曆五月十二日，法師七十壽誕，弟子等欲為其祝嘏，師以烽火猶驚，瘡痍未復，囑勿多事。惟眾弟子，以師齒德兼尊，聲譽遠播，總當略示敬意，以慰群情。爰集縑素四眾，禮佛誦經，恭請社會名流，惠然蒞止，禱民生之樂康，祝道脈之綿延。最近復據海內外各地來函，屆時為師舉行誕辰慶祝者，計廿餘處，具見大德所被，群情翕然。

南洋檳城極樂寺，自法師廿七年(1938)春接任以來，迨廿八年(1939)秋回國，寺務由志昆和尚代理，並職事照應。旋檳城淪陷，寺眾艱苦撐持。監院明德師等，以法師回國九載，今值勝利，交通恢復。盼師飛錫南來，以慰眾望。由是邀集諸山長老開會，眾意一致，公舉達明老和尚，深日師為代表，返國迎請。法師以眾意難卻，兼極樂寺手續未完，遂即允行。于臘月中旬，率徒明暘偕行，道經香港，蒙該地佛教聯合會歡迎，駐錫東蓮覺苑，承王學仁居士，及林楞真苑長厚

待，並講楞嚴經大意，聞者歡悅，得未曾有。臨別時復荷歡送，於十二月廿六日安抵星洲，該坡僧伽策進社，菩提學院，暨諸山大德，赴埠迎接。駐錫圓通寺承各寺邀宴，歡敘浹洽。

卅七年(1948)正月，望後赴吉隆坡，該坡佛教同人，到站歡迎，雪蘭莪佛教徒，假中華大會堂，開歡迎大會，旋赴巴生坡、觀音亭，致祭轉物老和尚，該地僑賢，假華商公所，開會歡迎。道經怡保，承三寶洞，宗鑒法師，暨東蓮小築，勝進法師，及霹靂佛學社諸團體，開會歡迎，並請開示，法師講演，慧辯如流，群眾傾心。二月中旬，至檳榔嶼，極樂寺大眾，暨北馬佛教徒百余人。至埠迎接。法師到已，與諸歡迎者，同至極樂寺，隨即開會歡迎，久別重逢，彌覺忻幸！極樂寺于淪陷時，幸得大眾同心苦守，而寺宇依然如故，且新建藥師殿，並修理全部殿堂，法師見之，喜慰無量！嗣復應華嚴寺之請，講《八大人覺經》，適福州鼓山湧泉寺，來函詳述兩序大眾開會，僉舉法師復位住持，由盛慧老和尚，為護理方丈，本年三月上浣，為法師宏開壽戒。

極樂寺，自妙蓮老和尚，開山以來，迄今六十餘載，道風遠播，譽冠南洋，兩序首領公議，今歲法師逢七秩晉一誕辰，大眾為開千佛壽戒，四眾雲集，數百餘人，濟濟一堂，為馬來亞空前之勝會，至四月八日圓滿。後復應吉打坡觀音亭，如賢和尚之請，講《勸修念佛法門》，善信受化者眾。法師以國內要務待理，亟欲返國，于五月上旬啟程，經吉隆坡、新加坡，由香港乘機抵滬。此行也，雖為日無多，而宣揚大乘佛法，高豎戒幢，使未信者生信，增長善根；已信者深造，精進行道，法師之所賜，實至深且鉅也。綜計所收信徒，三千餘人，無怪乎所經各地，報章讚揚備至，逾古稀年齡，而能為法忘軀，誠難能而可貴也。

三十八年(1949)春，法師整理舊稿，將《一吼堂文集》，《住持禪宗語錄》，弘化紀念冊，《盂蘭盆經講義》付印流通，廣宣法益。更有《楞嚴經講義》已編十六卷，尚餘三分之一，大願未償，遂從事續編，閉門謝客，專一其心，於是編至辛卯四月，佛誕前三日編畢，全部共廿四卷，裝成五冊，即行問世。凡海內外，參加附印助印者，不乏其人。足征法師一生，研究《楞嚴》，近代推為獨步！將見是書出世，令人舍識用根，忘塵照性，悟圓理，起圓修，得圓證，疾趣無上菩提矣！

【圓瑛老法師事略】皈依弟子葉性禮謹識

資料來源：<http://www.buddhanet.idv.tw> 圖片：寶譽堂蘭若資料庫

編按：本文乃摘錄文章，原作者所依據資料如有失誤。編者不作任何修正。



明妙、圓瑛、慈航法師攝於1948年5月極樂寺傳授千佛三壇戒會時

照片提供：北海正覺林

大師在星馬

圓瑛大師是福建省古田縣平湖端上村人，生於西元 1878 年，圓寂於 1953 年農曆 8 月 12 日亥時，享壽 76 歲。俗姓吳，名亨春；父元雲公，母關氏。五歲時椿萱失蔭，稍長業儒，過目成誦，聰穎過人。

十七歲，覺悟人生如夢，亟思舍俗出家，為其叔父所阻，未獲如願。十八歲大病，愈後遂決心出家。十九歲于福州鼓山湧泉寺，禮莆田縣梅峰寺增西和尚為師。法名宏悟，字圓瑛，號韜光，後亦名一吼主人、三求堂主人、靈源行者、離垢子。二十歲依鼓山湧泉寺妙蓮和尚受具足戒。

1915 年 2 月到新加坡弘法利生。3 月，至檳榔嶼講經說法。

1922 年 10 月于南普陀寺講《楞嚴經》圓滿，遠渡南洋，因赴仰光朝禮大金塔，道經新加坡，同轉道和尚晤秦亮工領事及普覺精舍主人鄭雨生居士，暢談佛法，機教相投，遂組織普覺講經會，請大師講《大乘起信論》於普陀寺。

1923 年 2 月應檳榔嶼極樂寺之請宣講《阿彌陀經》，示人以專修淨土法門。並與轉道、轉物二師商議回閩後，重興泉州開元寺。

1926年4月第四次重渡南洋，為籌募泉州開元慈兒院基金。所得之款，於麻六甲組織基金董事會，保管本息。將所得之息金，分期匯交慈兒院，冀垂永久。時王嘉祿先生見示絕句，次韻奉酬二首。耳熟君名已有時，今朝親接紫芝眉，論交自恨相逢晚，許我推敲慰所思。

7月，在新加坡普陀寺講經。該處有一河每年溺死數十人，聞大師在臺灣有超度之法，亦請大師超度，大師約以素食。適埠中有一大蛇，關在籠中，將供食用。大師令放生，並為說法，解籠釋放，蛇騰數尺，一躍入河。去而復還，翹首向大師致謝，如是者三，觀者莫不稱異。

8月，在檳榔嶼與陳寶琛瞻禮萬寶佛塔。過鶴山極樂寺時，次陳寶琛詩韻二首以贈，詩云：“遠從滄海訪名山，孤鶴翩翩尚未還，夢酬一聲清磬永，卻疑身在萬松間。杖錫孤行過鶴山，忽驚落葉報秋還，微風細雨淡詩意，人在幽花瘦石間。”另一首為：“耳熟君名已有時，今朝親接紫芝眉，論交自恨相逢晚，許我推敲慰所思。”

9月，遊南洋怡保坡三寶洞及圓通峪，賦《三寶洞圓通峪》一首明志，詩云：“耳熟君名已有時，今朝親接紫芝眉，論交自恨相逢晚，許我推敲慰所思。”

10月，在極樂寺獲佛舍利四顆。

12月，奉舍利回國，安置於泉州開元寺。

1937年60歲，12月3日，承南洋雪蘭莪千佛寺明妙和尚、東蓮小築勝進法師、華果法師，三寶洞清心法師、宗鑒法師等人之請，啟建祈禱世界和平息災法會，大師主持法會，規模宏大，參加者甚多。並請演講佛學，挽回劫運，特在楞伽山千佛寺前攝影留念。

12月上旬，時值日本侵華，大師於新加坡總商會演講，號召我炎黃子孫，共赴國難，組織《中華佛教救團新加坡募捐委員會》，匯款漢口，組織第二僧侶救護隊。之後再到吉隆坡，檳榔嶼總商會，組織募捐委員會，匯款組織寧波第三僧侶救護隊。根據明暘法師回憶：大師在新加坡募捐，得到僑紳陳嘉庚先生大力支持，組織新加坡華僑抗日救國籌賑會。並在總商會講經，以及天福宮忠心和尚、天公壇達明和尚、普陀寺轉道和尚、轉解和尚、龍山寺宏船法師、蘆荳院廣洽法師等人，利用講經說法的機會，作抗日救國的宣傳，發動僑胞踴躍捐助，籌募賑款。星洲各報，大力支持，宣傳報導，收效極大。大師又到吉隆坡，得到胡文虎、胡文豹兩位先生的支持，熱誠捐獻。並由商會會長黃重吉先生等人協助籌

款，組織《籌賑會》。大師又在該地大會堂、威鎮宮、觀音寺等處與妙志法師、一心法師、振敏法師等人，講演佛學，宣傳抗日，收效甚巨。又到巴生坡觀音亭轉物老和尚和商會僑紳蘇先生等護法居士處，作抗日救亡籌款演講，收效很大。大師每到各處，報界人士積極擁護，大力宣傳，報導六十歲的高僧圓瑛老法師，為了拯救祖國，遠渡重洋，奔走呼號，使海外赤子，熱血沸騰，出錢出力，保衛祖國。

1938 年 2 月抵馬來亞巴生坡。華僑籌賑會假華商公所，開會歡迎並攝影留念。又承華僑學校開會歡迎。巴生坡觀音亭轉物老和尚請師弘揚佛法，並傳授皈依，法會圓滿，攝影留念。

春，到達檳榔嶼，得到僑領邱善佑、朱和樂、林耀椿、謝應嘉等先生，以及極樂寺的真果監院、明德、伯圓副寺等，觀音亭寶林法師、華嚴寺楊宗法師、椰腳觀音寺慧宗和尚、達真和尚、車水功德林如賢法師、檳城佛學院華智法師，菩提學會慈航法師、本道法師的大力支持，宣傳救國賑災，獲得海外同胞踴躍捐獻。到處講經弘法，演說佛經受到教友信眾擁載護持，因而求受皈依者，如水趨壑，眾星拱月，口碑載道，哄動一時。

3 月 13 日，檳榔嶼福州會館開會歡迎，藉聯鄉誼，海外逢知己，一見更相親。是日普陀岩主人清瑞法師歡迎大師抵檳城，舉行盛大會議，並攝影留念。

3 月 28 日，當選為檳城極樂寺住持。極樂寺在馬來西亞檳城阿以淡升旗山腳，於 1898-1920 年建成。創建人為福建福州鼓山和尚妙蓮、得如。該寺為鼓山湧泉寺下院。創立後逐步建成大雄寶殿、天王殿、法堂、藏經閣、客堂、齋堂、香積堂、鐘鼓樓、萬佛寶塔等。殿閣依山建築，自山麓至山門有數百級石級。萬佛寶塔共有七層。頂層為緬甸式、中層為泰式、下層為中國式。大師為鼓山湧泉寺住持，理所當然地是該寺住持。該寺在南洋素著聲望，堪稱首刹，得大師住持後，百廢俱興，日趨莊嚴。寺有萬佛寶塔、無量壽塔，互相顯耀，並聳雲霄，足徵佛日增輝，法輪常轉。

4 月，于極樂寺進院升座說法。

5 月，於檳城普陀岩講經。

6 月，應上海中國佛教會之請，率徒明暘回國。

1948 年，71 歲，1 月下旬，應檳榔嶼極樂寺之請，率徒明暘法師乘機啟程赴南洋，（大師于 1938 年春接任南洋檳榔嶼極樂寺住持。1939 年秋，大師與明楊因事回國，將寺務委託志崑法師代理。太平洋戰爭發生，檳城淪陷，寺僧艱苦支撐。抗戰勝利後，監院明德法師等以大師九年未至極樂寺視理事務，現戰爭停止，交通恢復，咸望大師能飛錫南來，重興伽藍。於是志崑、明德等法師，請新加坡天公壇達明老法師和深日師為代表贐函回國，敦促大師南下。）途經香港。24 日香港佛教聯合會同人，假東蓮覺苑開會歡迎，恭請開示法要並攝影留念，深受厚待。1 月 25 日，應王學仁居士、林楞真苑長之請，在東蓮覺苑講《楞嚴大綱》三天，聽眾滿堂，法喜充滿，得未曾有。

2 月 4 日在如賢、明德二位法師陪同下，于吉打坡蓮德堂講演佛學，傳授三皈淨法，同全體信徒攝影留念。

2 月 27 日，應吉隆坡達真、明妙、音亭和尚及徒妙志、一心等恭請，下往大茨山威鎮宮講演佛陀教義，備受歡迎，皈依者眾多。臨別依依盼大師早日重來，恭親教益。

3 月上旬，抵檳榔嶼，極樂寺全體僧俗數百人，列隊歡迎，並於寺內開歡迎大會。

3 月 10 日，於檳城寶譽堂開示法要並傳授皈依，攝影留念。

3 月 14 日，承海客園觀音閣同人開會歡迎，即席開示法要，攝影留念。

3 月 15 日，應檳城華嚴寺揚宗當家大師之請，同徒明暘卓錫到該寺講經七日，聽眾滿堂，並授皈依。攝影留念，法喜充滿。

4 月，吉隆坡觀音亭如賢法師，請大師講經七日，法會隆盛圓滿。明暘法師均隨侍前往。檳城妙香林蓮生道場，恭請大師講開示，攝影留念。大師和明暘法師應檳城洪福寺主人本道法師（大師之戒子）之請講開示。檳城菩提學校設宴歡迎法師蒞校開示。常凱法師（常凱法師在福建泉州開元寺，依轉道法師受具足戒，後於 1949 年赴新加坡創辦中華施診所）亦參加大會。

5 月，檳城極樂寺僧眾，為祝賀大師 71 歲壽辰，特開千佛壽戒。臺北佛學院院長慈航法師任羯摩和尚，吉隆坡千佛山明妙方丈任教授和尚，青龍宮丹守法師，極樂寺首座雲海法師，星洲達明和尚等任尊證阿闍黎，瑞等、宏船、廣洽等任大師傅、二師傅及引禮師。規模宏大，法幢高登。大師戒期上堂說法。

6月13日，於檳城返國前，又應吉隆坡惠元亭振敏法師之請，講演佛學並傳授三皈。

6月15日，檳城菩提學院，特設齋招待並請開示，攝影留念。

6月20日，偕徒明暘法師回國，抵達上海。

1953年9月19日（農曆8月12日）大師世緣已畢，功德圓滿，撒手西歸於上海圓明講堂。

編按：本文乃摘錄文章，原作者所依據資料如有失誤。編者不作任何修正。



1948年圓瑛和尚(中坐者)與明暘(中)、明德(右)、?法師(左)合影於檳城

照片提供：香山寺

明暘法師（西元1916 - 2002年）

明暘法師，俗名陳心濤，號俊豪，1916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四歲即受母親啟蒙教育。1925年，十歲時于福州白塔寺聽圓瑛大師講經而有所領悟，後依圓瑛大師披剃出家，法名日新，號明暘。



1926年春隨侍大師到寧波七塔寺、天童寺熟悉佛門儀規，叢林唱誦，並研習大乘經教，攻讀諸子百家，吟詩詞，習書法。1930年于天童寺圓受具足戒。1933年到上海圓明講堂任監院，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隨圓瑛大師組織僧侶救護隊，參加抗日戰爭，並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秘書兼總聯絡。“八·一三”滬戰時，親赴吳淞戰場，不畏炮火，搶救傷患。

1937年11月和1938年9月，法師隨圓瑛大師先後兩次遠涉南洋各地，提倡“一元錢救國難”運動，激發海外炎黃子孫愛國熱情，贏得廣大僑胞踴躍捐款，募得巨額善款，支持政府抗日救國。

1939年回國後，在遭受日本憲兵逮捕嚴刑逼供時，法師大義凜然，視死如歸，並據理辯駁，終得獲釋，光榮事蹟永載史冊。1945年至1948年間，法師協助圓瑛大師創辦楞嚴專宗學院及圓明佛學院，主持教務工作，造就一批法門龍象，遍佈海內外。

1953年圓瑛大師任新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任會長後，法師襄助圓瑛大師處理來往信件等。1957年至1976年，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法師雖受衝擊，卻始終保持對信仰的堅定信念。

1979年，撥亂反正重新落實宗教政策以來，法師重修擴建圓明講堂，恢復圓瑛法師紀念堂，主編《圓瑛法匯》及《圓瑛法師年譜》，親著《佛法概論》、《明暘詩集》等，出版流通，廣施法雨。曾多次代表中國佛教協會出訪美國、新加坡、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緬甸、澳大利亞、德國等國家和港澳臺地區。其中特具歷史意義的有：

1979年8月初，隨趙朴初居士為團長的第一個“中國宗教代表團”出席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召開的第三屆世界宗教者和平會議。

1987年7月，率領中國佛教僧伽法務團，赴美國主持為期七天的世界水陸空大法會，規模空前，影響深遠。

1993年11月不顧年老親赴臺灣弘法，邁出兩岸佛教交流的第一步，法師為大陸第一人。在台期間，宏宣南北各地，傳法佈道，廣結諸方善緣，大力宣傳大陸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使互相瞭解，減少誤會猜疑，增進同胞感情，為推動兩岸和平，爭取祖國統一，作出了積極貢獻，堪稱佛教界的和平使者和民間外交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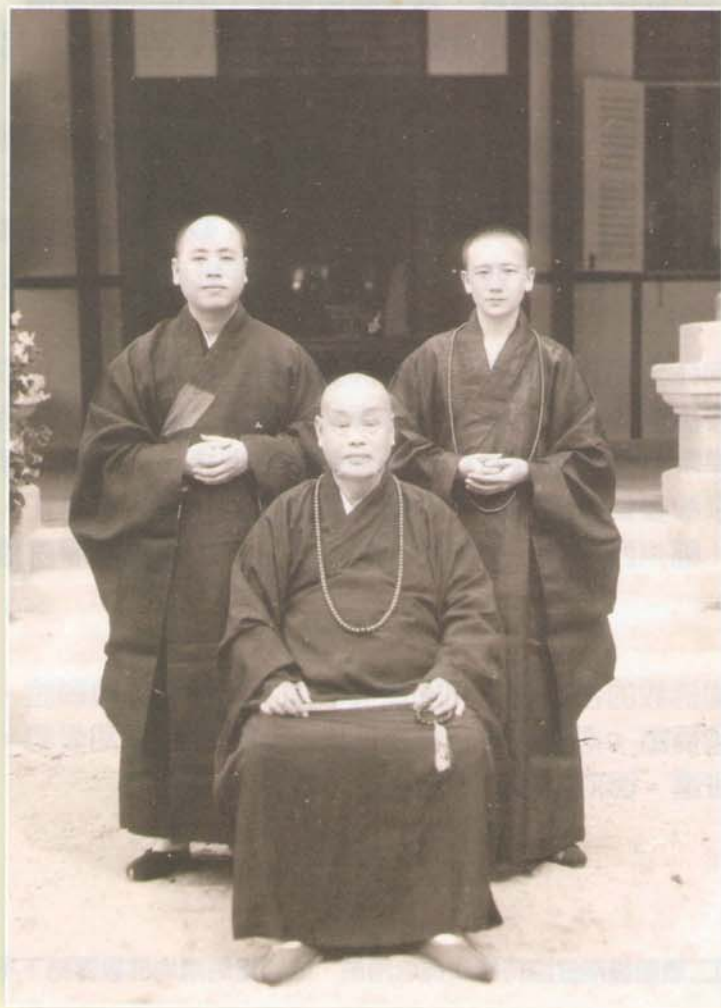
法師並兼任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多所古剎住持，德望所歸，四眾同仰。為培育僧材，曾積極推動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龍華寺僧伽培訓班的辦學工作。為續佛慧命，紹隆三寶，先後在寧波天童寺、蘇州西園戒幢律寺、美國三藩市萬佛城如來寺及上海龍華寺傳授三壇大戒，以使毗尼久住，正法永昌。

明暘法師圓寂前任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全國宗教和平委員會副主席，上海佛教協會會長，上海龍華古寺法主和尚，圓明講堂住持，寧波天童寺方丈，上海佛學院院長，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理事，上海紅十字會理事等職。曾任全國政協宗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佛教協會弘法基金會主任，北京廣濟寺、上海龍華古寺、福州西禪寺、莆田梅峰光孝寺方丈，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院長等職。

明暘法師為中國佛教的各項建設和國際佛教間的友好交往與聯誼，奉獻了畢生心血，作出了卓越貢獻。得佛教界及社會各界的讚譽、敬仰和愛戴。明暘法師的光輝典範，音容雖邈，德范長存，高僧形象，流芳千古！

編註：明暘法師因二戰前後兩度隨侍圓瑛長老南游，故與星馬兩地佛教界結下不少法緣。





1948年圓瑛老和尚、明暘與本道法師攝於洪福寺法堂前

照片來源：蘭若資料庫

志崑老和尚（西元1885 - 1964年）



釋志崑，法名日光，志崑其字，原籍江蘇，其父經商於福建，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志崑出生於福州。十五歲於鼓山湧泉寺出家，依永泰縣方廣巖心朗上人剃度。二十歲受具戒於振光上人，並嗣法於振光，依止修學有年。光緒末年，隨妙蓮老和尚南渡檳榔嶼，妙老在檳城創建極樂寺，志崑佐妙老主理工程雜務。極樂寺成，志師在寺擔任執事。1937年，極樂寺第二任住持本忠和尚示寂，由上海圓明講堂的圓瑛法師繼任。圓瑛遙領名義，由志崑以副寺身分代理寺務，多年勤勞，恪盡職守，鼓山上院、極樂寺兩序大眾，及檳城諸山長老，咸皆讚嘆。

1955年，與檳城諸山長老倡議組織馬來亞佛教會，志老擔任籌備會主席，歷經四年籌備，馬來西亞佛教總會在極樂寺舉行成立大會，聯邦總理東姑阿都拉曼曾蒞臨致辭。志老以年事已高，功成身退，不預會務。

弘化星馬數年，皈依弟子極眾。平生熱心佛教公益事業，佛曆二五〇〇年衛塞節，捐出巨額鉢資，供菩提小學、中學興建教室。而他個人自奉菲薄，生活清苦。管理極樂寺三十餘年，並未自購小廟為後半生打算，是一位平凡中見偉大的僧寶。1964年（歲次甲辰正月十四日）於極樂寺示寂，世壽八十，僧臘六十五，戒臘六十。



1955年志崑老和尚與智通、慧僧、清心、本道、竺摩、明德、勝進、宗鑑法師等人

攝於怡保三寶洞前 照片來源：蘭若資料庫



雪峰崇聖寺閩侯(福州)
達本老和尚

編註：達本。字悟源，福建古田人。達本老和尚住持福州雪峰崇聖寺曾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行腳游化到南洋檳城等地弘法募化，用以修建雪峰崇聖寺。

喜參和尚 (西元1848 - 1911年)

安徽青陽人，30歲出家漳州南山寺。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住持廈門南普陀寺。他鑒於南普陀寺“宗風寥落，殿宇荒涼”，“力謀恢復殿宇、宗風丕振”。據南安《雪峰寺志續編》載：轉解出家南安雪峰寺後，“越年，鷺島南普陀喜參和尚傳戒，公(即轉解者)逕往受具……參老(即喜參老和尚引者)南游星、馬、公與焉……”。喜參和尚去世于宣統三年(1911年)六月，其“南游星，馬”的年代當在光緒末。喜參攜轉解去東南亞的目的顯然也是為了募捐修建南普陀寺的。

微妙法師

微妙，又名耀源，號雪庵，俗姓朱，福建仙遊(今莆田市仙遊縣)人。15歲出家福州西禪寺，得戒于海賢和尚。後往鼓山湧泉寺清修10年。清同治末年返西禪寺，見寺院破敗，發願重建。微妙禪師從光緒三年(1877年)起至光緒十五年數次前往新加坡、馬來亞、緬甸、菲律賓、泰國等國華僑中募款修建西禪寺。

會泉法師（西元1874 - 1943年）



福建同安人，俗姓張。法名明性，別號印月，自署華滿，晚稱蓮生道人。年十九，依門虎溪岩善溫和尚座下出家，二十歲受具足戒於漳州龍溪南山崇福寺佛學和尚，並依止堂頭佛乘老和尚學律，復請益於南普陀喜參上人。歷參印光、諦閑、幻人、寒橋、月霞、道階諸師。三十四歲嘗於南安雪峰寺講楞嚴經、三十九歲赴臺灣基隆靈泉寺講金剛經、石井慧月精舍講大乘起信論。

民國二年（1913）接任承天寺住持。後曾創辦優曇初級學林。十三年（1924）南普陀改為十方道場後，膺選為首任住持。抗日戰爭期間，師率宏船、開論等人南渡新加坡，並赴緬甸仰光、印尼等地弘法。會公後來到檳榔嶼，初住李氏書室，繼卓錫天公壇，隨往廣福宮及各處講經。

民國三十一年（1942），檳城林炳照、炳坤兄弟，發心為師建妙香林。民國三十二年（1943）甫落成會公示寂於該處，享年七十、僧臘五十一、戒臘五十。宏船法師繼任妙香林住持，並由新加坡請得廣餘法師出任監院，二人合力於妙香林的增建工程。為感念會公法乳之恩，特建會公老和尚紀念塔。

師一生曾創設閩南佛學院、楞嚴學舍、佛學研究社、佛教養正院，出版佛教公論月刊，對閩南佛教貢獻甚大。著有大乘起信論科註、佛學常識易知錄、普門品講義、阿彌陀經集講、金剛經講義等書。



會泉法師早期駐錫的妙香林

會機法師（西元1875 - 1943年）

會機法師俗名呂用，法名明真，字會機。清光緒元年（1875年），歲次乙亥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生。原籍福建省南安縣（今改稱市）樸兜鄉人。他未出家前曾深研儒家學說與佛學理論。尤其是對儒學“四書”中的《大學》與《中庸》二書，有較深入的研究。後因感其眷屬相繼去世，遂覺悟世事無常，人生如夢幻，乃於1907年辭別鄉里族長與親戚，禮廈門虎溪岩善溫和尚剃度與投本縣楊梅山雪峰寺佛化禪師座下受具足戒。



會機法師早期擔任福建省同安縣佛教協會會長、同安縣大輪山梵天寺住持等職。其間建寺安僧，創辦佛教養老院造福社會，為佛教在社會上塑造了良好的形象。他擅長融通佛儒學說，善講《六祖壇經》、《金剛經》、《楞嚴經》、《大乘起信論》及儒學四書中的《大學》及《中庸》等經典，巧用儒家學說，以解釋佛學義理。又長於賦詩說偈，每於講解經論告一段落時，則說一首偈小結其講內容，藉以加深聽眾的理解與提高聞者的心得，受到聞法者的歡迎。曾先後應請在閩南地區的梵天寺、佛國寺、承天寺、福壽寺、妙釋寺、萬石蓮寺等道場講經說法。並於1912年間與會泉應邀月眉山善慧老和尚之邀赴臺灣弘化，備受歡迎。

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後，金門、廈門先後被日本侵略軍侵佔，同安遂成為抗日前線，形勢緊張。1939後，會機法師為避戰亂而赴南洋弘揚佛法，先抵安南（越南）弘化，未幾，應新加坡佛教團體的邀請，前往駐錫龍山寺講經說法。龍山寺乃閩南僧侶轉武法師于1917年創建的道場，為閩南僧侶赴星洲掛單弘化提供了極大方便。轉武示寂後由其高足瑞等上人（曾任廈門南普陀寺監院）繼承衣鉢。會老不但善於講經說法，而且又擅長以賦詩說偈開示信眾。他于龍山寺首次宣講《六祖壇經》結束時，計寫了21首講經的偈語；其次，於該寺講解《金剛經》結束時，寫了26首講經的偈語。合計為47首偈語。這些言簡意賅的偈語，將上述兩部佛經的主要內容概括無餘，為會老研究兩經成果的傑作，此可謂發前人之未發，開創了講授兩經的新局面。

會老旋往馬來亞怡保弘化，住虛空洞講經論道，從中接引了不少慕道之友歸入佛門，道風遠播。後來又應馬來西亞檳城佛學院的邀請，赴該院宣講《六祖壇經》，並在菩提學院續講其他佛經，1941年12月間，日本軍隊攻佔檳城後，為避日軍暴行，會老最後隱居于公吧梁園臨海草堂，為聽眾講解《楞嚴經》、《大乘起信論》等經論。

期間有會老之在家信徒林桂玉女居士代請會機法師住持洪福寺，然會老因發願要撰寫《楞嚴經疏》尚未完成，故令其弟子林廣培居士先往該寺居住。未幾，會老完成了《楞嚴經疏》著述後，即移居洪福寺。並於寺中開始宣講儒家《大學》及《中庸》兩書的學理。尤其是以孔學的道理解釋佛教的教理，引起聽眾的興趣。會老因於寺中撰寫了《大學略講》及《中庸略解》兩書稿。

會機法師又于洪福寺中著述《法華經疏》尚未完稿時，因患病而移至落吧巷山上民房療養。後因病情加重，林桂玉和林廣培兩居士請會老移至雙慶寺安住療養。最後因病勢繼續惡化治療無效，一生為法盡瘁，世緣告盡，於1943年6月21日，歲次癸未年五月十九日，安祥示寂於檳城雙慶寺。世壽69歲，僧臘36，戒臘32。遺體于檳城極樂寺荼毗後，靈骨安置于海會塔。師著述頗多，一生為弘揚佛法鞠躬盡瘁。當時在閩南與南洋佛教界頗有影響的大德。

資料來源：【會機大師法彙】

編註：林桂玉于會老生西後依演本法師剃度，法名慧徹。1948年，檳城妙香林寺監院開論法師，齎其師叔公會機法師靈骨回歸廈門。當時，會機之高足宏輝法師為廈門萬石蓮寺監院。宏輝乃將其先師靈骨建塔墓于寺南隅山坡，葉落歸根。



1950s極樂寺全景 (後山海會塔確實拆除年份未詳)

道階老和尚（西元1870 - 1934年）

道階法師，俗姓許，名常踐，號曉鐘。出家後法名道階，又號八不頭陀。湖南衡山人，生於清同治九年（1810年）。幼受私塾教育，10余歲時好聽神仙故事，就有了出家修道的思想。14歲開始茹素，19歲時，雙親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理由，要為他娶妻，他遂離家出走。光緒十五年（1889年），20歲時，到衡陽智勝寺依真際法師剃度出家。冬天，到耒陽報恩寺，依碧崖律師受具足戒。次年春天，聽律師講《法華授手》一日三座，前後長達五個月。夏天，回衡州，臨行前，乞求碧崖律師指示了生脫死法，於是傳授給他“狗子無佛性”話頭。參究半年後，禁語坐禪七，得一入處，請律師證明，碧崖律師告訴他：這是入手工夫，稍稍有相應的跡象，再坐七日，才能有消息。果然至六日，忽然心地開朗，向律師請教，碧崖律師告訴他說：這是暫現之境，亦未了當，再用工夫，自然有著落處。不久，道階法師改住岐山仁瑞寺，跟從田靜、覺明二長老，參雲門桃花及古來大善知識話頭。



1891年，詩僧寄禪，即八指頭陀，來山坐禪七，於是道階法師請開示，寄禪和尚指示他參念佛是誰話頭。經過二十八日後，聽到禪堂開靜木魚聲，覺身如雲飛，心如月朗，半日絕無妄念，一段白光，照徹無礙。寄禪和尚勸他入關修行，教導道階法師說：“抱著話頭，不輕放手，自有打成一片時。”果然，道階法師開始閉關，兩年後，心中開大悟境八次，小悟境數十次，坐禪之餘則看經，但對各宗教觀並未深究。

1894年春天，南嶽默庵長老來書說：“參禪與教觀，皆宜深究，吾老矣，傳未得人，俟汝出關，盡可傳授。”於是，跟從默公閱大藏經，學天臺、賢首、慈恩，並律宗、禪宗、淨土等各宗奧旨。他生性穎悟，又學習認真，因此在佛學上具有相當的造詣。有一天，兩人相坐，默庵長老說：“今之山河大地，高下不平者，實是我心不平，若心平，一切山河大地皆平。”隨默庵長老的語聲，得到大徹悟。回顧禪教諸宗的典籍，瞭然貫通，辯才無礙，如流水之不能抵擋。

以前出家時，曾經立有四願：十年讀書、十年治事、十年注書、十年念佛。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二十六歲時，出家已經六年了。於是，開講《法華經授手》於衡州西禪寺，學徒盈室，日講不暇。不久，又在永興縣龍角山講天臺教觀，聽眾也很多。並注《心經玄義》詳略各一卷，求證于默庵長老，默老呵斥說：“注書一事，談何容易！古人數十年用心，只得一二部，便將大藏全書理

事，融成一貫，如天臺、清涼、永明諸大老，輒數十年後，方事著述，汝年未及，言不足法。自宜將平日戒幢高立，行解相應，禪教相融，不立一字，不舍一字，在行止坐臥處，揚眉瞬目處，見個明白，左之右之，俟純淨光境現前，毫無間斷，其時方可下筆！此則事事皆是，否則事事皆非！戒力不堅，龍天不護，即著書行世，亦是世間狂慧，與了生脫死全無關屬。出家為了生脫死而來，若不詳參及此，轉眼無常一到，如落湯之蟹，又空來一次矣！”師聽畢，毛骨悚然。每日只靜默看經，不敢再涉及注經之事。

二十七歲，總理衡州羅漢寺戒壇，為教授師。二十八歲，總管西禪寺修造，並戒壇為教授師。二十九歲，總理雁峰寺戒壇，為教授師。1900年，三十一歲，為南嶽上封寺戒壇教授師。又為培元寺教授師。冬天，受請為金錢山住持。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三十二歲，在金錢山寺開講《彌陀要解》及《二時課誦》。並開壇傳授千佛大戒，度僧三百餘人，可謂盛況空前。

1902年，三十三歲，為永興縣西竺庵戒壇教授師。因建造大殿山門需要鉅資，到浙江募款，受寧波天童寺的邀請，講《彌陀便蒙鈔》。1903年，三十四歲，受寧波七塔寺的邀請，講《成唯識論》。冬天，回金錢山傳千佛大戒。1905年，三十六歲，又受天童寺的邀請，講《法華經》，後又在天童講《楞嚴經》，聽眾千餘人。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秋，他出國周遊，先後到過星馬、南洋檳榔嶼、錫蘭（今斯里蘭卡）、緬甸等地，並到印度禮朝聖跡，在各地求得玉佛六尊、舍利一瓶、佛牙、梵文貝葉經典、各地僧伽所贈送的法物等，一起帶回祖國。回到湘省，湘北道俗無不歡喜踴躍，而生敬仰。

回國之後，他發起為金錢山寺請《大藏經》，並協助寧波天童寺寄禪和尚，為保護各地寺產，在寧波、杭州、南京、湖南各地創辦了僧教育會。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他為迎請清廷頒賜的《龍藏》到了北京，為金錢山寺請得一部《大藏經》，護送回湘。

這時，他頗想遁跡山林，實現十年注書的誓願，但是被清一長老力挽護教，清一長老對他說：“雖有光緒丙午，保教之諭，然各省教案疊起，非在京師建立佛法，不能盡護教之責。”於是到山西禮朝五臺山，在文殊菩薩像前燃頂香九柱，立下四大誓願：

- 一、願保護天下佛像不毀。
- 二、願保護天下寺院不毀。
- 三、願保護天下寺產不毀。
- 四、願化導天下人不罵僧徒。

他以入京請藏的因緣，因為清一長老的引薦，得識京中廣濟寺住持志果禪師，志果對道階的道學非常崇仰，欲攬為法嗣，光耀祖庭。道階隨喜應允，于宣統元年（1909年）接志果老人法座。

1910年春天，受衡州南雲寺的邀請，講《彌陀疏鈔》。夏天，辭掉湖南省傳戒、講經事業及金錢山住持等事，一心北上護教。這時，志果禪師已經移座法源寺，於是道階法師在廣濟寺設立僧自治研究會。又與李翊灼等數十人，立佛學研究會於象坊橋觀音寺，講《大乘起信論》。募設佛經流通所。宣統三年（1911年）夏天，受龍泉寺的邀請，講《大乘起信論義記》，總共九十日。不久，發起成立中央佛教公會、佛教僧林會。冬天，志老退位，即由僧錄司呈內務府，奏請欽定為法源寺住持，這時道階法師已經四十二歲了。

法源寺是歷史名剎，建于唐初。唐太宗李世民東征高麗，旋師時駐蹕於此，建寺超度戰士忠魂，賜名潛忠寺。北宋末年，金人南下，攜得徽、欽二帝，押解北上，途中曾拘禁於此寺中。到了清季，雍正改名為法源寺。

民國肇建，八指頭陀寄禪和尚為保護全國寺產，在上海聯合十七省僧侶，成立“中華佛教總會”，寄禪被推為會長，以上海靜安寺為總機關部，於北京法源寺設機關部，由道階兼任機關部部長，至1918年中華佛教總會被北京撤銷為止，道階任機關部部長期間，在法源寺設立“法師養成所”，教育僧徒，培育人才。

1912年，湖南寶慶發生地方人士攘奪寺產銷毀佛像事件，當地僧侶聯名具狀北京內務部，請求複文。內務部民政司長杜某壓置公文，置之不理。湘僧請寄禪北上交涉，寄禪11月1日抵京，寓法源寺，由道階陪同赴內務部，謁民政司長杜某，爭辦良久，杜某言語不遜，無結果而散，寄禪回到法源寺，頗為氣憤，胸部作痛，未幾就寢，當夜就示寂了，為保護寺產竟以身殉。道階法師親送靈骨，回天童安塔。

1913年夏天，與嚴復、梁啟超、王式通、孫毓筠、羅惇?等數十人，發起佛誕二千九百四十年紀念大會。會期為七日，法會莊嚴隆重，受到大眾的欣贊。又受到七塔寺的邀請，講《楞嚴經》。冬天，回金錢山，傳千佛大戒。

到1915年以後，道階又回到湘南，歷任南嶽祝聖寺、羅漢寺、花藥寺住持，後來又任北京宛平縣天寧寺、天中寺住持。1918年，受南京毗盧寺的邀請，講《楞嚴經》。1919年春天，在法源寺，發起為歐戰陣亡將士建三年普濟水陸道場。夏天，在羅漢寺講《法華經授手》。1920年又回到法源寺任住持，這時他宣導編修《新續高僧傳》，三年成書60卷。

1921年春天，帶領北方五省災民數百人，在京師周城募化三日。又為佛教籌賑會總務長，領災民代表數十人，往江浙、普陀等處募集賑款。夏天，在七塔寺講《梵網經》。冬天，回法源寺，傳千佛大戒，並作圓滿歐戰水陸道場。1922年，又在天中寺傳戒。1923年春天，約熊希齡、廖名縉、王式通、莊蘊等在法源寺發起二千九百五十年佛誕大會，會期二十五日，感化世俗，更勝於前。1924年，在法源寺傳千佛大戒。冬天，在寶慶點石寺傳千佛大戒。

1925年，日本召開“東亞佛教大會”，佛教界組織中華代表團參加，太虛、道階、胡瑞霖、王一亭等四人被推為大會副會長。大會期間，道階且被推為團長，出席參加。會後遊覽日本名勝古剎，返國時曾順道在臺灣上岸，遊覽全省名勝，考察臺灣佛教狀況。

1926年，奉軍入關，張作霖出任大元帥，成為北京新主人。張的謀臣楊宇庭利用職權，藉故迫使道階出國遊歷，而迎請在東北弘法的倓虛法師住持法源寺，未幾北伐成功，奉軍退出北平，道階的法徒空也就乘機逐走倓虛，自任住持。未及二年，寺中又改選道階的法徒德玉為住持。德玉後來隨道階到印度，重建鹿野苑的中華寺，就在印度終老。

道階在出國遊歷期間，1928年曾代表中華佛教會，出席緬甸召開的“世界佛教會議”。後到印度，參加鹿野苑摩訶菩提會所建的寺塔落成典禮。道階於會中發願，重建我國唐代僧侶在鹿野苑所建的支那寺。後來得到新加坡華僑李俊承的資助，卒如所願。改建後的支那寺，更名為“中華寺”。

1932年初，他遊歷檳榔嶼、怡保、吉隆坡、新加坡等地，常駐錫於普陀寺。兩年後，1934年的3月15日，示寂於怡保的三寶洞。世壽65，僧臘47。荼毗後舍利極多，送回北京法源寺供養。他的一生，住持道場八處，傳大戒十一壇，講經十四座，各大剎戒期行教授師二十余座，設維持佛教會及創辦教育共十處等等。

參考資料：于凌波編著（網上資料）

編註：道階對佛教的最大貢獻，是他倡修《新續高僧傳》60卷。中國的高僧傳，是佛教史的精華。梁代慧皎撰《梁高僧傳》16卷，至梁天監年而止。唐代道宣撰《續高僧傳》，至唐貞觀年而止，宋代贊寧撰《宋高僧傳》，明代如惺撰《明高僧傳》，僅成6卷，曰《明僧卷》。但宋、明的名稱則不合事實。因為宋傳所載的是唐、五代人。明傳所載的是宋、元代人，明傳且遺漏頗多。道階乃商請衡陽宿儒喻謙號昧庵者，主纂續傳。上自北宋，下迄清末宣統年，千百年來，碩德耆宿，莫不採錄。歷經5年，成書60卷。

道階法師于宣統二年（1910年），住寧波七塔寺數月，而且得到慈運長老傳祖法印。而且，道階法師曾數次講法於七塔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講《成唯識論》於七塔；1913年，於七塔寺講《楞嚴經》；1921年夏天，在七塔寺講《梵網經》。可見，道階法師與七塔寺之法緣是非常殊勝的。

浙江寧波「七塔禪寺」，為中國著名禪宗道場，自唐代大中年間由心鏡禪師開山以來，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歷史。明末清初，在寺院門前設立七座佛塔，以表徵過去七佛，如禪宗法系傳承所示，為禪宗之起源標誌，因此得名。寺院最輝煌的時期，應該是在清末慈運法師住持以後。慈運是臨濟正宗第三十九代傳人，住寺期間，廣傳禪法，奠定了七塔禪寺所傳承的臨濟禪法脈基礎。慈運上人共有四十八位得法弟子遍佈全國各地，如譽滿佛教界的圓瑛、道階、溥常法師等法門龍象，均出自其門下，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七塔寺法派」。七塔禪寺由此得以中興，中國禪宗亦因此一度出現了中興氣象。如今，在中國佛教界，有許多七塔寺法派弟子（其中白聖法師就是承接圓瑛和尚七塔法脈的），今在港臺地區，以及韓國、東南亞等地一些國家，有不少「七塔寺法派」傳人，以宏揚臨濟七塔派系傳承，在教界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七塔禪寺歷代祖師道影



慈運法師



智圖法師



常西法師



溥常法師

編註：1918年，溥常曾受檳榔嶼極樂寺本忠和尚的邀請，前來南洋諸島講經考察，回國時取道緬甸，瞻仰了著名的仰光大金塔。



太虛大師（西元1889 - 1947年）

編註：1940年，太虛大師受重慶政府邀請，組織「國際佛教訪問團」，以國府林森主席為名譽顧問，印光法師為名譽導師，他為團長，率領慈航、葦舫、等慈、惟幻諸師為團員，至印度、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各國佈教。歸經星馬，曾來檳城數日，在極樂寺歡迎會演講佛法；後來該團又到吉隆坡、麻六甲、星洲等地弘法，由星洲回重慶，而團員慈航法師，留在檳城菩提學院，為諸信眾院生，講解唯識經論。



玄妙法師（西元1889 - 1967年）



台北縣內湖碧山村石湖人氏，俗姓黃。生於1889年，為家中獨子，自幼入私塾，聰慧過人；13歲，轉入國民(日語)學校，成績優越；師因同學突然逝世，深感人生無常，而種下學佛之因；19歲時，皈依三寶茹素，同時感化家人一起學佛皈依三寶；1921年，師23歲時，毅然捨俗出塵，依碧山岩達淨和尚披剃出家，取法名玄妙、字悟真。1922年，依觀音山凌雲寺本圓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受戒後與其師兄捷妙協助其師建圓覺禪寺後，開始其大陸參學之旅，足跡遍佈江浙閩粵各處；1926年至鼓山湧泉寺，1930年到大雪峰崇聖禪寺依止喜廣禪師習禪，1931年於承天寺

聽會泉法師講經，1932年入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親迎太虛、弘一、慈航、常惺當代佛門大德。

1932年常惺出任南普陀方丈席，並聘師為監院一職，至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離開，戰事加劇，師抵香港後來決定南遊，在新加坡光明山普覺寺掛單，期中還曾編撰【淨土菁華錄】一本。日軍南侵後，師避居馬來亞古城青雲亭3年8個月，至日軍投降未曾離去；期間與金明、金星法師結識成道侶。日治時，師因精通日語而多次被日方傳召想委官職，師不願與日軍為伍，以有耳疾而婉拒。

在日軍投降的前一個月，即1945年7月初，金明法師想買地建道場，開學校；唯日治期間一切土地買賣需日軍地方政府批准，妙師乃助金明法師親自向有關單位陳情，從速核准申請；促成了後來香林覺苑的成立和全馬唯一的佛教國民型小學-香林學校。

1945年妙師回台灣，出任凌雲寺副住持；1947年接任圓覺禪寺住持；期間多次閉關潛修閱藏。1962年創專供女眾修持道場永明寺；1967年農曆三月廿五，世緣已盡，度生圓滿；師示寂於永明寺關房，世壽69、僧臘50、戒臘45夏。

資料參考：【自古成功在嘗試】金明長老紀念集 p.332-334